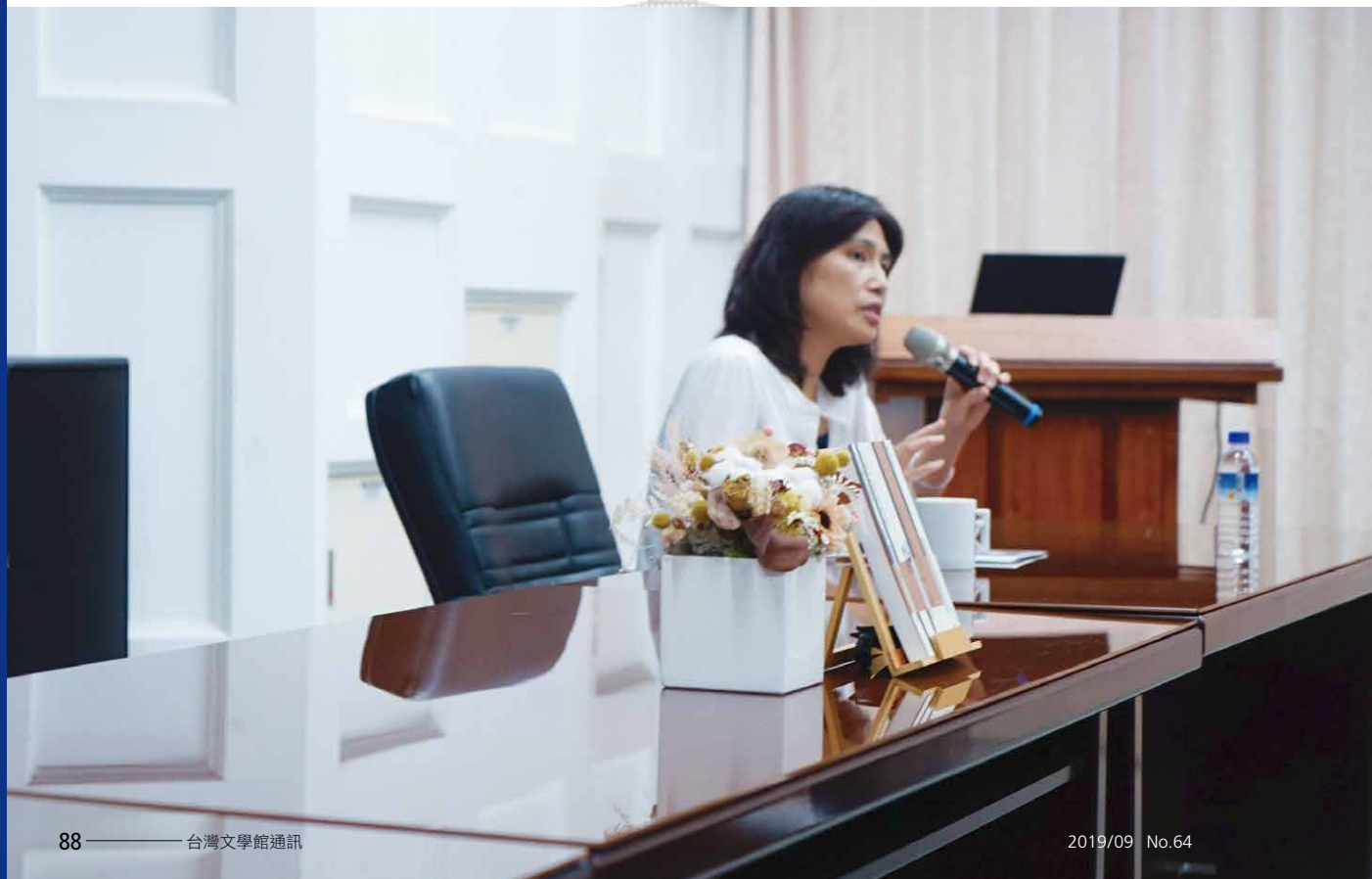


筆記，時代的夢遊者與點燈人

文 | 黃小蛋 文學工作者

圖 | 國立臺灣文學館

編按：2019年7月20日，臺文館藏品轉譯故事計畫的夥伴們，在年度的工作坊上，邀請賴香吟以「時代的夢遊者與點燈人：日治作家群像」開講，當日會長擠進一百位慕名者他們在不同地方寫下了感想，本期選錄其中一位書迷，同時也是文學工作者——黃小蛋的「賴香吟筆記」，從她的筆中，我們看見作家的眼睛，及其眼中的時代。





賴香吟，2019出版《天亮之前的戀愛：日治臺灣小說風景》

第一次讀瑪格麗特·愛特伍是在大學小說課堂，《盲眼刺客》交錯的軸線故事，讀小說本文，也讀書中書《盲眼刺客》，虛實之間相互指涉。記得小說家坐在講臺前，娓娓細細地談著，在那短短兩個小時內，像是開了盞夜燈般，讓大家在幽微的文字裡尋著光，現在想起來何極幸運，也有點不可思議，當時像是小說家如何閱讀小說的平行時空。

小說家行蹤飄忽，這樣的時空多年後，今年帶著剛出版《天亮之前的戀愛》一書，開啟了難得的巡迴座談，講座場次破天荒地滿足各地「賴香」粉。書的後記，小說家寫下：「如果它們可以成為一個日治台灣小說的邀請，讓不認識的人願意推門進來，或熟悉該領域的讀者願意共同踏勘新的小徑，都是很棒的事。」如果說後記是個別寄發的

邀請函，那麼這場在臺灣文學館講座「時代的夢遊者與點燈人」則是站在入口處，誠摯又深情地說：歡迎入場。

《天亮之前的戀愛》以翁鬧小說同名作品〈夜明け前の物語〉為書名，《天亮之前的戀愛》是致意，也將這段天亮之前，什麼都沒有開始的戀愛作為時代隱喻。難以定義是小說還是散文，如同版權頁上的編目資料 863.57，在圖書分類為臺灣小說，而書封後頭印著「建議分類：散文」。

小說家時而拆解、重組 14 位日治時期臺灣小



臺灣文學館第一會議湧入百餘觀眾，折疊椅、紅椅子紛紛搬出籠。



90年代起，日治時期臺灣小說家作品大量出土，翻譯整編工作有益文學史論。

說家作品，另闢小說人物一面新舞台伸展開來；時而偵探般，將交錯不同時空下作家們的種種巧合一一解碼。在「時代的夢遊者與點燈人」講座中，她分享著小說人物的社群與姿態，以此重新思考 1895 年到 1945 年的臺灣文學史。生平與這段歷史幾近相同的賴和 (1894-1943)，小說家將之比喻為點燈人，認為擁有深厚漢學底蘊的賴和，在新文學創作「放下文學能力，苦心示範」，文學從來都不只是文學，懷著啟蒙使命的點燈人，書寫「處於殖民支配下的一個人」的同時，暗暗地也在「啊！時代的進步與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」字句中隱藏著知識分子對於本身的懷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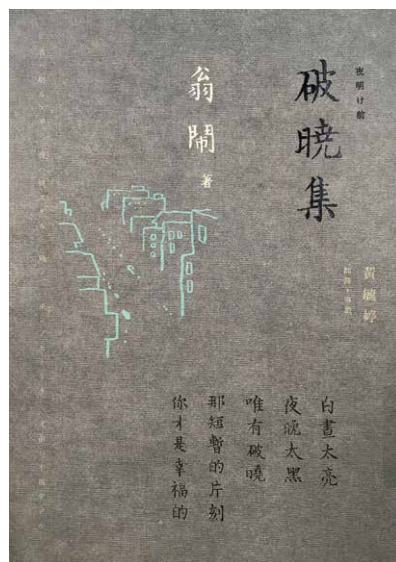
20 年代賴和作為點燈人，為臺灣新文學開展詮釋的百寶盒，進入 30 年代，楊逵（小說家形容賴和 2.0）將文學啟蒙精神轉向大眾，帶著知識分子的使命感，不甘於文學只描寫人間的悲哀，以行動衝鋒上陣，呼應當時臺灣社會思潮。1942 年楊逵發表的〈無醫村〉，那根沒熄的菸，終究是燒掉了？還是再新開展？借用小說家所說的「回望」，30 年代新文學作家朝著日本中央文壇邁進，展開不同文學風景，張文環、翁鬧、劉吶鷗、龍瑛宗、呂赫若等，唯美的、新感覺派的、現代主義味道的、寫實的，小說風景熱熱鬧鬧。

這樣的風景下，小說家轉換角色，以研究視

角拉開文學史光譜，提點出小說背後隱藏著 30-40 年代知識分子／文學家行為上的無能，面臨皇民化運動，時局日益艱難下，文學家如同夢遊者般「知道怎麼做，但行為上不能做」，從夢遊者強迫回到現實，不得不面對的是行動與知識的差距。小說家引用尾崎秀樹所提出的「精神結構的傾斜」，這時候的小說作品，書寫人物從青年主體到女性描寫，在這中間亦出現無能與瘋狂的邊緣人物，接著書寫再轉向田野風光、孩童。這樣書寫轉變，透露出文學家們奮力地在文學裡思索的軌跡，在文學中找到生存之道。

講座到此，感覺眼前一片灰暗，這段從點燈人到夢遊者的光譜，似乎要走向不見光的那頭。沉寂中，小說家悠悠地說「文學就是無論如何，使我們不能忘記」，那堅定且溫柔的聲音，讓人瞬間心裡掉出了眼淚，也將日治的時空拉回現正當下，默默地快速寫下這句話的同時，內心也受到撫慰般，是的，這是此刻我們坐在這裡的原因。小說家引用鍾鐵民 1965 年散文作品〈父親·我們〉描述的催眠曲：

我底下的弟妹，全是父親一手帶大的。他坐在搖籃前面的破藤椅上，膝上擱著書或稿紙，長長的繩子繞在腳趾上，輕輕地搖著。由老三老四到老五，每次他們一哭，伴著哭聲的是父親低低的催眠曲：番仔調。調子是哀怨的傷情的而又是纏綿的。以前祖母也能唱，現在可再也聽不到了，有時我亂哼哼對了調子，我會不停的哼下去，哼得心中百感交集，悲痛落淚為止，因為此時我好像又回到了從前，聽父親在催眠。



翁鬧，日治時期傳奇性小說家，他的作品 2013 年被重新出版《破曉集 翁鬧作品全集》。

祖母唱給鍾理和的催眠曲，鍾理和唱給鍾鐵民，這首哀怨、傷情的番仔調，即使「哼得百感交集、悲痛落淚」，仍是被傳唱延續下來了。我想小說家筆下的《天亮之前的戀愛》是這樣的情感回望日治時期臺灣小說，邀請讀者一起繼續把故事說下去。

講座最後，小說家以「永過與現時」作為註解，日治時期的文學家跨越新舊思想觀念、文學語言，有當時的「過去現在」問題，但在這 30、40 年間，文學家從文體摸索到作品展演，「環境再難，每個作家仍是黑夜裡懷著衷情」。而 21 世紀的我們跟著前行者思索「永過」與「現時」，再一次閱讀 1895 年至 1945 年這段文學史，是否不再停留黃得時的〈臺灣文學序說〉？而 1945 年後，臺灣又經歷時局變動，又過了幾個 30、40 年，現時的我們，小說家肯定地說文學會長出不同的樣貌，「我們就繼續寫下去吧！」